

史

記

楚世家第十

史記四十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

子也高陽生稱

正義曰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

徐廣曰世本云

老童生重黎及吳回譙周曰老童即卷章。索隱曰重

氏黎氏二官代司天地重為木正黎為火正據左氏少

昊氏之子曰重顓頊氏之子曰黎今以重黎為一人乃

是顓頊之子孫者劉氏云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

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故

楚及司馬氏皆重黎之後非關少昊之重愚謂此解為

當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索隱曰此重黎為火正彼

知此重黎即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冥翻

彼之黎也大融明也韋昭曰祝始也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

乃以更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

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焉

曰先儒學士多疑此事然允南通才達學精核理數者也作古史考以為作者妄記發而不論余亦尤其生之異也然案六子之世子孫有國并降六代數千年間迭至霸王天將與之必有尤物乎若夫前志所傳坼已坼坼而生禹簡狄留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元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脰下水腹上出而平古謂知注記者之不要也天地云為陰陽變化安可守之一端祭以常理乎詩云不坼不剖無災無害原詩人之旨明古之婦人嘗有坼剖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遇災者故美其無害也。索隱曰系其長一曰昆吾本云陸終娶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嬪其長一曰昆吾也。虞翻曰昆吾名樊為己姓封昆吾世本曰昆吾者衛是也。索隱曰系本云其一曰樊是為昆吾宋忠曰昆吾國名已姓所出也。傳曰衛侯夢見被髮登昆吾之觀今濮陽城中有昆吾臺是。正義曰括地志云濮陽縣古昆吾國也昆吾故城在縣西三十里臺在縣西百步即昆吾墟也。二曰參胡胡者韓是

也。索隱曰：系本云二曰惠連，是為三曰彭祖。虞翻曰：彭祖封於大彭，世本曰彭祖，虞翻所云是也。○索隱曰：系本云三曰鑿鏗，是為彭祖，虞翻所云是也。○正義曰：括

地志云：彭城，古彭祖國也。外傳云：殷末滅彭祖國也。虞翻云：名翦，神仙傳云：彭祖諱鏗，帝顓頊之玄孫，至殷末

年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四曰會人。鄭是也。○索隱曰：系本云四曰求言，是為鄆人。宋忠曰：求言名也。姬姓

所出，鄆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鄆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二十里。毛詩譜云：昔高辛之土，祝融之墟。歷

唐至周，重黎之後，妘姓，其地是為鄆國。為鄭武公所滅。五曰曹姓。世本云：曹姓者，邾是也。○索隱曰：系本云

也。五曰曹姓。其五曰安，是為曹姓。宋忠云：安名也。曹姓者，諸曹所出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邾國在黃

州黃崗縣東南百二十里。史記云：邾子曹姓也。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索隱曰：系本云六曰季連，是為芊

也。芊姓，諸楚所出，楚之先。昆吾氏，夏之時，嘗為侯伯。桀

芊音彌，是凌芊羊聲也。

也。芊姓，諸楚所出，楚之先。昆吾氏，夏之時，嘗為侯伯。桀

也。芊姓，諸楚所出，楚之先。昆吾氏，夏之時，嘗為侯伯。桀

之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爲侯伯殷之末世滅彭

祖氏季連生附沮

孫檢曰一作祖。素附沮生穴熊其

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

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

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

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辛氏

居丹陽

徐黃曰在南郡枝江縣。正義曰穎客云傳例云楚居丹陽今枝江縣故城是括地志云歸州

巴東縣東南四里歸故城楚子熊繹之始國也又熊繹墓在歸州秭歸縣輿地志云秭歸縣東有丹陽城周廻

八里熊繹始封也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燹

齊太公子呂伋俱事成王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黜

索隱

齊世家

齊世家

齊世家

齊世家

曰一作黜音土感反黜音與但為實同字亦作實也熊黜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揚

為後索隱曰熊本熊揚又作揚熊揚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當周

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

民和乃興兵伐庸杜預曰庸今上庸縣○正義曰括地

庸國昔周武王索隱曰有本作揚零音可也至于

伐紂庸蠻在焉揚粵各也今音越熊周作揚越

鄂正義曰五各反劉伯莊云地名在楚之西後徙楚今東鄂州是括地志云鄧州向城縣南二十里西鄂故

城是楚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

子康為句亶王張瑩曰今江陵也○索隱曰系本康作

陽徙郢之楚文王自丹中子紅為鄂王九州記曰鄂今武昌○索

從下文熊贄紅讀古史考及鄒氏劉氏等無音贄紅恐

非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武昌縣鄧王舊都今鄧王神

即熊渠子之神也

少子執疵為越

章王

索隱曰系本無執字越作就○正義曰即上鄂

王紅也

皆在江上楚蠻之地

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

其伐楚亦去其王後為熊母康

徐廣曰即渠之長子

母康早死熊

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

此史意即上鄂王紅也熊周以為熊渠卒子熊翔自立卒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立此云摯紅卒其弟熊而自立

曰熊延欲會此代系則翔亦母康之弟熊渠者既卒母康又早卒其摯紅立而被延熊故史考言摯有疾而此

言弒也○正義曰熊周言摯有疾此言殺未詳宋均注樂緯云熊渠嫡嗣曰熊摯有惡疾不得為後別居於夔

為楚附庸後王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亂攻命曰夔子也

厲王厲王出奔彘熊勇十年卒弟熊嚴為後熊嚴十年

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次子叔堪

索隱曰堪一作湛

少子季徇

索隱曰徇音旬從反

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爲熊霜

熊霜元年周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

叔堪云避難於濮

杜預曰建寧郡南有卜夷○正義曰按建寧郡在蜀南與蠻相近劉伯

莊云濮在楚西南孔安國云庸濮在漢之南按成公元年楚地千里孔說是也

而少弟季徇立

是爲熊徇熊徇十六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二十二年熊

徇卒子熊罟立

索隱曰罟音鄂亦作龜

熊罟九年卒子熊儀立是

爲若敖若敖二十年周幽王爲犬戎所弑周東徙而秦

襄公始列爲諸侯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爲霄

敖

索隱曰坎音若感反一作茵又作欵

霄敖六年卒子熊駒立

徐廣曰駒音奔○索

意曰按玉篇响在口部顧氏云楚之先即蛤冒也劉音奔其近代本字有從目者故劉氏有奔音非也是

爲蚡冒

索隱曰古本蚡作蚡音憤冒音亡北反或亡報反

蚡冒十三年晉始亂

以曲沃之故

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

代立是爲楚武王武王十七年晉之曲沃莊伯弑主國

晉孝侯十九年鄭伯弟段作亂二十一年鄭侵天子之

田二十三年衛弑其君桓公二十九年魯弑其君隱公

三十一年宋大宰華督弑其君殤公三十五年楚伐隨

賈逵曰隨姬姓也杜預曰隨國今義陽隨縣。正義曰括地志云隨州州城古隨國地也本云楚武王墓在豫

州新息隨姬姓也武王卒師中而兵隨曰我無罪楚曰

衆括地志上蔡縣東北五十里是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爲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

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爲之周請尊楚王室

不聽還報二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召隨侯數以立

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已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

皇覽曰楚

武王家在汝南郡嗣陽縣葛陵鄉城東北民謂之楚王岑僕永平中葛陵城北倪里社下於土中得銅鼎而銘曰楚武王由是知楚武王之冢民傳言秦頃赤眉之時欲發之輒頽壤填壁不得發也。正義曰有本注葛陵鄉作葛陵鄉者誤也地理志云新蔡縣西六十里有葛陵鄉即費長安投竹成龍之陵因為鄉名也

王熊贄立始都郢

正義曰括地志云紀南故城在荊州

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是括地志云入至平

文王二

年伐申過鄧

正義曰居地志云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晉大康地志云周宣王舅所封

故鄧城在襄州安養縣北二十里春秋之鄧國莊十六年楚文王滅之鄧人曰楚

王易取鄧侯不許也六年伐蔡

正義曰豫州上蔡縣在州北七十里古蔡國地

縣外城蔡虜蔡袁侯以歸已而釋之楚彊陵江漢間小

國小國皆畏之十一年齊相公始霸楚亦始大十二年

伐鄧滅之十二年卒子熊羆立

史記音隱云羆古艱字是為杜敖

索隱曰杜作壯側狀反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惓

索隱曰惓音錫粉反左氏作顛惓奔隨與隨襲弒杜敖代立是為成王成王惓元

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

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

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

正義曰杜預云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

陘亭括地志云陘山在潁川西南一百一十里即此山是

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

禦之

正義曰屈曲勿反完音厄楚族也

與桓公盟桓公數以周之賦不

入王室楚許之乃去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許

地理志曰潁川

許昌縣故許國也

許君肉袒謝乃釋之二十二年伐黃

索隱曰汝南弋

陽縣故黃國。正義曰括地志云黃國故城漢弋二十

六年滅英

徐廣曰年表及他本皆作英一本作黃。正義曰英國在淮南蓋參國也不知改名時也

三十三年宋襄公欲爲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將

好往襲辱之遂行至孟

正義曰首孟于宋地也

遂執辱宋公已而歸

之三十四年鄭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敗之泓射

傷宋襄公襄公遂病創死三十五年晉公子重耳過成

王以諸侯客禮饗而厚送之於秦三十九年魯僖公來

請兵以伐齊楚使申夫將兵伐齊取穀杜預曰齊北穀城縣。正義曰

括地志云穀在濟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晉齊桓公子雍焉齊桓公七子皆

奔楚楚盡以爲上大夫滅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服虔

曰夔楚熊渠之孫熊摯之後夔在巫山之陽秭歸鄉是也。索隱曰譙周作滅歸歸即夔之地名歸縣之鄉也

夏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救宋成王罷歸將軍子玉請戰

成王曰重耳云居外久卒得反國天之所開不可當子

玉固請乃與之少師而去晉果敗子玉於城濮成王怒

誅子玉四十六年初成王將以商臣爲太子語令尹子

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

杜預曰齒年也言尚少

而又多內寵紂乃

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

賈逵曰舉立也

且商臣蠶目而豺聲

忍人也

服虔曰言忍為不義

不可立之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

職

賈逵曰職商臣庶弟也

而紂太子商臣商臣聞而未審也皆其

傳潘崇曰何以得其實崇曰饗王之寵姬姬當作妹江芊而

勿敬也商臣從之江芊怒曰

正義曰芊立爾反

宜乎王之欲殺

若而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

服虔曰若

立職子能事之

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

服虔曰謂弑君

曰能冬十月商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

死

杜預曰熊掌難熟莫以辨有外燬之也

不聽丁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

立是爲穆王穆王立以其太子宮子潘崇使爲太師掌

國事穆王三年滅江

杜預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

四年滅六蓼六蓼

皇陶之後

杜預曰六國今廬江六安豐蓼縣

八年伐陳十二年卒

子莊王侶立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今日夜爲樂令國

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

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

隱謂隱蔽其意

曰有鳥在

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

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

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今亟對曰殺身以

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

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詭是歲滅庸正義

曰房州竹邑縣今是也

六年伐宋獲五百乘八年伐陸渾戎服虔曰陸渾戎在洛西南○正義曰尹姓之戎徙居陸渾遂至洛觀兵於周郊服虔曰觀兵示

也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服虔曰以郊勞禮迎之也楚王問鼎小

大輕重杜預曰示欲逼周取天下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

九鼎楚國折鉤之喙正義曰喙許衛反九戰有鉤喙鉤口之尖也言楚國戰之鉤口尖有

折者足以為鼎足以為九鼎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忘

之乎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服虔曰使九州之牧貢金鑄

鼎象物賈逵曰象所圖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杜預

曰圖鬼神百物之於鼎形使民逆備之也杜預桀有亂德鼎遷於穀載祀六百賈逵曰載

辭也祀年也商曰祀王毅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

雖小必重杜預曰祀年也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言可移昔成

王定鼎于郊鄆杜預曰鄆今河南也河南縣西有郊

周書郊維北山各音甲卜世三十七年七百天所命也

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九

年相若敖氏左傳曰子越敖人或讒之王恐誅反攻王王擊滅

若敖氏之族十三年滅舒杜預曰盛江六十六年伐陳

殺夏徵舒徵舒弑其君故誅之也已破陳即縣之羣臣

皆賀申叔時使齊來不賀王問對曰鄙語曰牽牛徑人

田田主取其牛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

幾世家

以陳之亂而率諸侯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以

復令於天下莊王乃復國陳後十七年春楚莊王圍鄭

三月克之入自皂門賈逵曰鄭城門何休曰鄭門也鄭伯肉袒牽羊以

逆賈逵曰肉袒牽羊示服爲臣隸也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以

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賓之南海若以臣妾

賜諸侯亦唯命是聽若君不忘厲宣栢武杜預曰周厲王宣王鄭之

所自出也鄭武公相公始封之賢君也不絕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願也

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羣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

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

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杜預曰復一舍而禮鄭潘尪入

盟子良出質

潘珪楚大夫子良鄭伯弟

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

晉師河上遂至蘄雍而歸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

隱

曰左傳宣十四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非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

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九月圍宋是也

圍宋五月城中食

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

哉遂罷兵去二十三年莊王卒子共王審立共王十六

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鄆陵晉敗楚射

中共王目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

酒醉王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

王招立康王立十五年卒子負立

索隱曰負音雲左傳作襄

是為邲

敖康王寵弟公子圍

徐廣曰史記多作回

子比子哲棄疾邾敖三

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圍為令尹主兵事四年圍使

鄭道聞王疾而還十二月己酉圍入問王疾絞而弑之

荀卿曰以冠纓絞之左傳曰葬王于邾謂之邾敖

遂殺其子莫及平夏使使赴

於鄭伍舉問曰誰為後

服虔曰問來赴者

對曰寡大夫圍伍舉

更曰共王之子圍為長

杜預曰伍舉更赴辭重從禮告終稱嗣不以篡弑赴諸侯

子

比奔晉而圍立是為靈王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晉

欲會諸侯諸侯皆會楚于申伍舉曰昔夏啓有鈞臺之

饗

杜預曰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故

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津

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

賈逵曰岐山在陽

康王有豐宮之朝

曰豐宮成王廟所在也杜預曰豐在始穆王有塗山之

會齊相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靈王

曰用相公杜預曰用會時鄭子產在焉於是晉宋魯衛

不往靈王已盟有驕色伍舉曰桀爲有仍之會有緡叛

之賈逵曰仍仍紂爲黎山之會東夷叛之服虔曰黎東夷

幽王爲太室之盟戎翟叛之杜預曰太君其慎終七月

楚以諸侯兵伐吳圍朱方八月克之囚慶封滅其族以

封徇曰無效齊慶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盟諸大夫杜預

曰齊崔杼弑其君慶封其黨故以弑君罪責之也封反曰莫如楚共王庶子圍

弑其君兄之子負而代之立穀梁傳曰於是靈王使

棄疾殺之七年就章華臺

杜預曰南郡華容縣有臺在城內

下令內士

人實之八年使公子棄疾將兵滅陳十年召蔡侯醉而

殺之使棄疾定蔡因為陳蔡公十一年伐徐以恐吳

傳曰使蕩侯靈王次於乾谿以待之王曰齊晉魯衛其封

皆受寶器我獨不今吾使使周求鼎以為分其予我乎

服虔曰有功德受分器析父對曰其予君王哉賈逵曰析父楚大夫○索隱曰據左

氏此是右尹子革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華露藍蔓

徐廣曰第一作蘇駟案服虔曰華露柴車以處草莽

涉山林服虔曰草行曰以事天子唯是挑弧棘矢以共

王事服虔曰挑齊王舅也服虔曰齊

災言楚地山林無所出也

舅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周今與

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敢愛鼎靈王曰昔我皇

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服虔曰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

吾為伯父也昆吾曾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其田不我予今我求

之其予我乎對曰周不愛鼎鄭安敢愛田靈王曰昔諸

侯遠我而畏晉今吾大城陳蔡不羹章昭曰三國楚別都潁州定陵有陳

不羹襄城有西不羹。正義曰括地志云不羹故城在許州襄城縣東三十里地理志云此乃西不羹者也

賦皆千乘諸侯畏我乎對曰畏哉靈王喜曰折父善言

古事焉正義曰左傳昭十二年折父謂子革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折頡曰

譏其煩王心如響應聲也按此對王言是子革之辭太史公云折父誤也折父時為王僕見子革對故歎也

十二年春楚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靈王

會兵於申僂越大夫常壽過索隱曰殺祭大夫觀起

曰觀音官起子從亡在吳索隱曰從音才松反乃勸吳王伐楚為

間越大夫常壽過而作亂為吳間使矯公子棄疾命召

公子比於晉至祭與吳越兵欲襲蔡令公子比見棄疾

與盟於鄧杜預曰潁川鄧陵縣西有鄧城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鄧城在豫州鄧城縣東三十五里

按在古召陵縣西十里也遂入殺靈王太子祿立子比為王公子子

哲為令尹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觀從從師于乾谿令

楚衆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楚衆皆

潰去靈王而歸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下而曰

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

矣能無及此乎右尹曰

左傳曰右尹子革

請待於郊以聽國人

服虔曰聽國

人故爲難王曰衆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師於

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諸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

大禍不再祇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欲入鄢

服虔曰鄢

杜預曰襄陽宜城縣

正義曰音偃括地志云故鄢城

在襄州安養縣北三里在襄州北五里南去荊州二百

五十里按王自夏口從漢水上入鄢也左傳云王公憂

將欲入鄢是也括地志云鄢水源出襄州義青縣西界

託伏山水經云蠻

水即鄢水是也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

亡靈王於是獨傍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

銷人

韋昭曰今銷謂曰爲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銷人

曰新王下法有敢饒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

食王因枕其股而卧銷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

見遂飢不能起芊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

命

服虔曰斷王旌執人於章華之宮

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飢

於釐澤奉之以歸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

正義曰左傳云夏五

月癸亥王縊于芊尹申亥是也

申亥以二女從死并葬之是時楚國雖

已立比爲王畏靈王復來又不聞靈王死故觀從謂初

王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王曰余不忍從曰人

將忍王王不聽乃去棄疾歸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

乙卯夜棄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

驚文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皙曰王正矣國人

將殺君司馬將至矣

杜預曰司馬謂棄疾

君蚤自圖無取辱焉衆

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皙遂自殺丙辰棄疾即

位爲王改名熊居是爲平王平王以詐弒兩王而自立

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

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修政教吳以楚亂故獲

五率以歸

服虔曰五率蕩侯滿子司馬督聯尹午陵尹喜

平王謂觀從恣爾所

欲欲爲卜尹王許之

賈逵曰卜師大夫官尹

初共王有寵子五人

無適立乃望祭羣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

共王妾埋璧於室內

正義曰左傳云埋璧於太室之庭杜預云太室祖廟也

召五

子齋而入康王跨之

服虔曰兩足各跨壁一邊杜預曰過其上

靈王肘加之

子比子皙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壓紐故康王以

長立至其子失之園爲靈王及身而弑子比爲王十餘

日子皙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唯獨棄疾後立

爲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初子比自晉歸韓宣子問

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

賈焉

服虔曰謂國人共惡靈正者如市賈之人求利也

何爲不就對曰無與同

好誰與同惡

服虔曰言無黨於內當與誰共同好惡

取國有五難有寵無

人一也

杜預曰籠頭賢人而固

有人無主二也

杜預曰雖有賢人當所內之爲應

有主無謀三也

杜預曰謀策謀也

有謀而無民四也

杜預曰有民衆也

民而無德五也

杜預曰四者既備當以德成之

子比在晉三乎矣晉楚

之從不聞通者可謂無父矣

杜預曰晉楚之從皆非達人

族盡

親叛可謂無主矣

杜預曰無親族在楚

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矣

服虔

曰言靈王尚在而妄動取國故謂無謀

為羈終世可謂無民矣

杜預曰終身羈客在

於晉是無民

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矣

杜預曰楚人無愛念者

王虐而不

忌

杜預曰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

子比涉五難以弑君誰能濟之有

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方城

正義曰方城山在許州葉縣西十八里也

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

服虔曰不以私欲違民心民無

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

也子比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

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

是乎

服虔曰谷燕子而奔

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公

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有管衛以爲外主

賈逵曰齊

相出奔莒自莒北入衛人助之

有高國以爲內主

服虔曰國子高子皆齊之正卿從善

如流

服虔曰言其疾

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昔我文公狐季

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公好學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

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

賈逵曰子餘趙衰

有魏犢賈佗

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

賈逵曰齊以女妻之宋贈之馬楚享以九

獻秦送內之

有欒卻狐先以爲內主

賈逵曰四姓皆大夫正義曰此預三廟梁枝

却穀狐突先幹也

二十九年守志彌篤意懷棄民

服虔曰皆民舟民不恤民

從而與之

正義曰以惠懷奔民民相從而歸心於文公

故人有國不亦宜

乎子比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迎

何以有國子比果不終焉卒立者棄疾

正義曰左傳云獲神一也有民

二也令德三也寵資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杜預云獲神當璧拜也有民民信也令德無

苛惡也寵貴妃子也居常奔疾季也如叔向言也平王二年使費無忌如

秦服虔曰楚大夫索隱曰

為太子建娶婦

正義曰左傳云楚子

之在蔡也即陽之女奔之生太子建杜預云即蔡邑也即古覓反婦好來未至無忌先

歸說平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為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

自娶秦女生熊珍更為太子娶是時伍奢為太子太傅

無忌為少傅無忌無寵於太子常讒惡太子建建時年

十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益䟽外建也六年

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正義曰父音甫括地志云城父

里即拉頰云襄城城父縣也又汝州襄城縣東北四十五

亦有父城故城一所服虔云城父楚北境乃是父城之

名非建所守杜預云言成父又誤也傳及鄴元水經注

云樊大城城父使太子建居之即十三州志云太子建

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縣也按今亳州見有城父縣

是建所守者也地理志云潁川有父城縣沛郡有城父

縣此二無忌又日夜讒太子建於王曰自無忌入秦女

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王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

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責之伍奢

知無忌讒乃曰王奈何以小臣䟽骨肉無忌曰今不制

後悔也於是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皆以兔父死

功令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無
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爲楚國患蓋以免其父召之
必至於是王使使謂奢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
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爲人廉死節慈孝而
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爲人智而好謀勇
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爲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
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
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
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
有罪何以召其子爲將射使者遂走遂出奔吳伍奢聞

之曰胥云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尚十年楚太子

建母在居巢

正義曰庐州巢縣是也

開吳使公子光伐楚遂敗

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

正義曰在江陵縣東北六里已解於前按

傳城郢在昭公二十三年下重言城郢杜預云楚初吳用子囊遺言以蔡郢城矣今畏吳復脩以自固也

之邊邑卑梁

正義曰卑梁邑近鍾離也

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

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

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亦發兵使公

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

曰去年已城郢今又重言據左氏昭二十三年城郢二十四年無重城郢之文是史記誤也

十三年

平王卒將軍子常曰太子珍少以其母乃前太子建所

當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義子西
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太子珍是爲

昭王昭王元年楚衆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子建殺

伍奢子尚與卻宛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

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楚令尹子常正義曰名左傳云喪左

伐誅無忌以說衆衆乃喜四年吳三公子昭三十年二公子奔楚公

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子掩餘比言三公子奔楚楚封之以扞吳五年吳伐

取楚之六潛正義曰故六城在壽州七豐縣南百三十

邑在望山縣東二百步七年楚使子常伐吳吳大敗楚於豫章正義

曰今共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俱伐楚

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吳兵

之來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陣吳伐敗子常子常

亡奔鄭楚兵奔吳乘勝逐之五戰及郢巳卯昭王出奔

庚辰吳人入郢春秋云十一月庚辰昭王亡也至雲夢雲夢不知

其王也射傷王王走鄭正義曰走音奏鄭音云括地志云安州安陸縣城本春秋時鄭

國鄭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服虔曰父曼成然。正義曰成然立平王貪求

無厭平今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鄭公止之然恐其弑昭

王乃與王出奔隨正義曰括地志云隨州城外古隨國城隨姬姓也又云楚昭王城在隨州

縣北七里左傳云吳師入郢王奔隨吳王聞昭王往即

進擊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楚盡滅

三十一

之欲殺昭王王從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為王謂隨人
曰以我予吳隨人卜予吳不吉乃謝吳王曰昭王亡不
在隨吳請入自索之隨不聽吳亦罷去昭王之出郢也
使申包胥服虔曰楚大夫王孫包胥請救於秦秦以車五百乘救楚
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吳十一年六月敗吳於稷賈逵曰楚地
也會吳王弟夫概見吳王兵傷敗乃亡歸自立為王闔
閭聞之引兵去楚歸擊夫概夫概敗奔楚楚封之堂谿
正義曰地理志云堂谿故城在豫州鄆城縣西八十五里也號為堂谿氏楚昭王滅
唐杜預曰義陽安昌縣東南上唐鄉也正義曰括地志
云唐上唐地故城在隨州棗陽縣東南百五十里古之
唐國也世本云

九月歸入郢十二年吳復伐楚取番正義

口片寒反又音婆括地志云饒州鄱陽縣春秋時楚恐

去郢北徙都都

正義曰音若括地志云楚昭王故城在襄州樂鄉縣東北三十三里在故郢城

東五里即楚國故

昭王徙都郢城也十六年孔子相魯二十年楚滅頓

志曰汝南頓縣故頓子國。正義曰陳州南頓縣故頓

子國應劭云古頓子國姬姓也逼於陳後南徙故曰南

頓滅胡括地志云故胡城在豫州鄆城縣界二十一年

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勾踐射傷吳王遂死吳由此怨越

而不西伐楚二十七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

十月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杜預曰雲在楚上唯

楚見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

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王曰將相孤之

朕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爲祟大夫請

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

服虔曰謂所受王命祀其

國中山川爲望正義曰按江荆州南大江也漢江也二水楚境內也河黃河非楚境也而河非所

獲罪也止不許孔子在陳聞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

其不失國宜哉昭王病甚乃召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

再辱楚國之師今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讓其弟公

子申爲王不可又讓次弟公子結亦不可乃又讓次弟

公子問五讓乃後許爲王將戰庚寅昭王卒於軍中子

問曰王病甚舍其子讓羣臣臣所以許王以廣王意也

今君王卒臣豈敢忘君王之意乎乃與子西子綦謀伏

師閉塗

徐廣曰一作壁。正義曰左傳云謀潛師閉塗。按潛師密性也。閉塗防新外寇爲昭王葬於

軍嗣子未定恐有隣國及諸公子之變故迎越女之子

章立之

服虔曰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之妾。索隱曰閉塗即攢塗也。故下立惠王後即罷兵歸

葬昭王

是爲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惠王二年子西

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爲巢大夫號曰白公

徐廣曰伍子胥傳曰使勝守楚之邊邑鄢。鄢案服虔曰白邑名楚邑大夫皆杜預曰汝陰襄信縣西南有

白亭。正義曰巢今庐州居巢縣也。括地志云白亭在豫州襄信東南三十二里。襄信本漢鄢縣之地。後僕分

鄢置襄信縣在今襄信縣東七十七里白公好兵而下士欲報仇六年白

公請兵令尹子西伐鄭初白公父建亡在鄭鄭殺之白

公亡走吳子西復召之故以此怨鄭欲伐之子西許而

未為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鄭受賂

而去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土石乞等襲殺令尹子

西子綦於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賈逵曰高府有名也杜預曰楚別府欲

弑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亡走昭王夫人宮服虔曰昭王夫人惠

王母越女也白公自立為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楚惠王之

徒與其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是歲也徐廣曰惠王之十一年滅

陳而縣之十三年吳王夫差彊陵齊晉來伐楚十六年

越滅吳正義曰表云越滅吳在元王四年四十二年楚滅蔡正義曰周定王二十

年四十四年楚滅杞正義曰周定王二十四年與秦平是時越已滅

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正義曰正長也江淮北謂廣陵縣徐泗等州也楚東侵廣

地至泗上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簡王中立

正義曰中簡音仲反

王元年北伐滅莒

正義曰括地志云密州莒縣故國也言北伐者莒在徐泗之北

八年

魏文侯韓武子趙相子始列爲諸侯二十四年簡王卒

子聲王當立

正義曰謚法云不生其國曰聲也

聲王六年盜殺聲王子

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三晉來伐楚至乘丘而還

徐廣曰年

表三年歸榆闕于鄭。正義曰年表云三晉公子伐我至乘丘誤也已解在年表中地理志云乘丘故城在兗州瑕丘縣西北三十五里是也四年楚伐周鄭殺子陽九年伐韓取負

忝十一年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闕

索隱曰此榆闕當在大梁之西楚

厚賂秦與之平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肅王臧立肅王四

年蜀伐楚取茲方

正義曰古今地名云荆州松滋縣古鳩茲地即茲方是也於是楚

為扞關以距之

李熊諡公孫述曰東守巴郡距扞關之口○索隱曰郡國志曰巴郡魚復縣有

扞十年魏取我魯陽

地理志云南陽有魯陽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汝州魯山本漢魯陽

縣也古魯縣以古魯山為名也

十一年肅王卒無子立其弟熊良夫是

為宣王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王秦始復疆而三晉

益大魏惠王齊威王尤彊三十年秦封衛鞅於商南侵

楚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威王六年周顯王致文

武脈於秦惠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威王伐

齊敗之於徐州

徐廣曰時楚已滅越而伐齊也齊說越令攻楚故云齊欺楚

而令齊

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偽謂楚王曰王所以戰勝於徐

州者田嬰不用也盼子者有功於國而百姓為之用嬰

子弗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爲用故王

勝之也今王逐嬰子嬰子逐盼子必用矣復搏其士卒

以與王遇

索隱曰搏音膊亦有作附讀戰國策作整

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

弗逐也十一年威王卒子懷王熊槐立魏聞楚喪伐楚

取我陘山

正義曰括地志云陘山在鄭州新鄭縣西南三十里

懷王元年張儀始

相秦惠王四年秦惠王初稱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

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

索隱曰襄陵縣名在東古本作八邑亦作

八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

徐廣曰懷王六年昭陽將移和而攻齊軍門曰和

軫適爲秦使齊齊王曰爲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

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

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

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為令尹

矣此國冠之上

索隱曰冠音貫令尹尹中最尊臣請得故以國為言猶如卿子冠軍然

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

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為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

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

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是非蛇也今

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

矣

索隱曰冠音官

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

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為蛇為足之說也不

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

去燕韓君初稱王秦使張儀與楚齊魏相會盟齧秦正義

巨野與云在梁與彭城之間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

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六國兵皆引而

歸齊獨後十二年齊湣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韓與

齊爭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

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

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為門闌之斲者

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

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

索隱曰和謂楚與齊和也是以

澠邑之王不得事主而令儀亦不得爲門闕之廝也王

爲儀閉關而絕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

於之地方六百里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秦

隱曰地理志丹水及商屬弘農今言順陽者如是則齊

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爲富此一計而三

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日與置酒宣言

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羣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

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爲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

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

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爲先絕齊而後責

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

西起秦患北絕齊交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

必至索隱曰兩國謂韓魏臣故弔楚王弗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

地張儀至秦詳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

曰儀以吾絕齊為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

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

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

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即以命報懷王懷王

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

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索隱曰謂失商於之地取償於齊

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歎於秦是吾合秦

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絕

和於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春與秦戰

丹陽索隱曰此丹陽在漢中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

單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楚

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正義曰藍田在

里從藍田關入藍田關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於

鄧楚聞乃引兵歸十八年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

之半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

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奈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

靳尚尚又能得事於楚王幸姬鄭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於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儀誠殺儀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於靳尚靳尚為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官中善歌者為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平言張儀於王而出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

與秦合親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

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儀弗及是歲秦惠王卒二十

年齊湣王欲爲從長

索隱曰俗本或作二十六年按下文始言二十四年又更有二十六

年則此云二十六年衍字也當是二十年事又徐廣推校二十年取武遂二十三年歸武遂則此二十年二十

一年之惡楚之與秦合只使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

之不祭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王立張儀走魏樗里

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公孫衍善

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

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爲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

力收韓魏燕趙與爲從而尊周室以索兵息民令於天

下莫敢不樂聽則王名成矣王率諸侯並伐破秦必矣

王取武關蜀漢之地

正義曰武關在商州東一百八十里商洛縣界蜀巴蜀漢中郡也

私吳越之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

楚之疆百萬也且王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銜藍田天

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秦願大王孰計之楚王

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羣臣羣臣

或言和秦或曰聽齊昭唯曰

素隱曰唯音七余反

王雖東取地於

越不足以刷恥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刷恥於諸侯王

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樛里疾如是則王得韓齊之重以

求地矣秦破韓且陽

素隱曰弘農之縣在澗池西南

而韓猶復事秦者

以先王墓在平陽

索隱曰非堯都也

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

索隱曰亦非河間國之縣則韓之平陽秦之武遂並當在宜陽左右

以故尤畏秦不然秦

攻三川

正義曰洛州也

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

不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

山爲塞

正義曰河蒲河西黃河也山韓西境也

所報德莫如楚厚臣以爲

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昧

正義曰莫葛反後同

爲齊相也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

樗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主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

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

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

徐廣曰懷王之二十二年秦拔宜陽取武遂二十三年

年秦復歸韓武遂然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

則已非二十二年事矣

立乃厚賂於楚楚往迎婦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
盟約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爲楚負
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
請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二十七年
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鬪楚太子殺之而王歸二十八
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
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殺我將軍
景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爲質於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
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遣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爲弟兄

盟于黃棘太子爲質至驪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
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
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爲婚
姻正義曰韓父曰十年父曰姻
重姻曰王兩婿相謂曰姪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
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
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
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睢曰王毋行而發
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
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驪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諫
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

西至咸陽

索隱曰右扶風眉城縣故咸陽城也

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

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爲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詠赴於齊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

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
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爲
王是爲頃襄王乃告于齊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頃
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
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
城而去徐廣曰年表云取十六城既取析又并取左右
十五城也驅案地理志弘農有析縣正義曰
括地志云鄧州內鄉縣城本楚析邑
一名丑漢置析之因析水爲名也

二年楚懷王亡逃

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

父在代索隱曰主
字亦作王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

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使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

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

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六年秦使白起伐

韓於伊闕

正義曰括地志云伊闕山在洛州南十九里也

大勝斬首二十四萬

秦乃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

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

秦平七年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十一年齊秦各自稱

爲帝月餘復歸帝爲王十四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好

會于宛結和親十五年楚王與秦三晉燕共伐齊取淮

北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於鄢其秋復與秦王會穰十

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

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其鴈羅鷺

徐廣曰曰靜曰鷺野鳥也。索

隱曰騏音其小馬也。鄒誕爲音。盧勳反劉氏音龍是小鳥名。

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

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

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鴈也

齊魯韓衛者青首也

索隱曰小鳥有青首者。

鄒費邳邳者羅鷺也

索隱曰費音秘。

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

索隱曰以

喻下文秦趙等十一國故云六雙。

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繳時

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

樂也

索隱曰夕猶昔也。

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

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鬻之於韓則中國之路

絕而上蔡之郡壤矣還射圍之東

索隱曰還音患也。正義曰圍

音諸城在汴州雍丘縣東言王胡張弓射魏大梁汴州之南即加大梁之右臂連韓鄴則河北中國之路向東南斷絕則韓上蔡之郡自破壞矣後連射雍丘圍城之東便解散魏立州宋州而外擊曹定陶及魏東之外解棄則宋方與解魏左肘索隱曰解音紀買反而外擊定陶則魏之

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

膺擊鄴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

績繳蘭臺

徐廣曰績索也音爭蘭一

作簡。正義曰鄭玄云績屈也。江沔之間謂之紫收。繩索績也。按繳絲繩繫弋射鳥也。若膺擊鄴國大梁已了乃收弋弋繳於蘭臺柏山之別名也。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

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

徐廣曰以

日若音若音波。索隱曰

若音播音播傳音附。射囑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

防

徐廣曰蜀一作獨還音宜蓋一作益縣在樂安蓋

音畫謂大鳥之有鈎喙者以比齊也還音患謂造也蓋

者覆也言射者環遠蓋覆使無飛走之路因以長城為

防也徐以蓋為益縣非也地理志云長城在濟南也

正義曰太山郡記云太山西北有長城緣河徑太山千

餘里至海西至濟州千餘里以備楚拈地志云長城西

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太山北崗上經濟州淄州即

西南兗州博城縣北東至密州琅琊臺入海薊代記云

齊有長城巨防朝射東莒正義曰拈地志云密州莒縣

足以為塞也故莒子國地理志云周武王

封少昊之後贏姓於吉始

都計斤春秋時徙居莒也夕發沮丘徐廣曰在清河

沮丘丘名也在青州臨夜加即墨顧據午道素隱曰顧

淄縣西北二十五里也當在齊西界一從一橫為午道蓋亦未許其取也則長

城之東收

正義曰言從齊州長城東至海太而太山之

楚世家

北舉矣西結境於趙

正義曰言得齊地約結而北達於

燕

索隱曰此一作杜杜者寬大之名言齊晉既復取燕不難也。正義曰北達言四通無所滯礙也言燕無

山河之

三國布抵

徐廣曰音翅一作屬。索隱曰則從不

待約而可成也北遊自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

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一諸侯左繫而右拂

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

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索隱曰顧則秦魏之勇力

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磬

新繳涉鄙塞

徐廣曰或以為冥今江夏一作颶。正義曰括地志云汝鄴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十

里虞邑也杜預云河東太陽

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

內

正義曰謂華山之東懷州河內之郡

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

矣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

西南右臂俾楚鄢郢擊韓魏

索隱曰韓魏當秦之前索隱曰韓魏當秦之前

垂頭中國

索隱曰垂頭猶申頭也言欲吞山東

處旣形便勢有地利奮翼

鼓鞞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

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爲秦

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

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

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於是頃

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

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徐

曰定王之曾孫而西周惠公之子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

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爲不然夫弑共主臣世君

索隱曰共世世君俱是周自謂也共主言周爲天下共所宗主也世世君言周室代代君於天下大國不

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

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爲

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

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爲二十晉正義曰言周王

之國其地雖小諸侯尊之故敵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

辱於晉之城下銳士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

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結於下周以塞鄒魯之

心索隱曰鄒魯有禮之國今楚欲結齊交絕於齊正義曰

齊齊韓和伐秦因欲圖周齊不與與圖周故齊交絕於楚也聲失天下其為事危矣夫

危两周以厚三川正義曰三川兩周之地方方城之外正義

取取两周則韓疆必弱楚方城之外也必必為韓弱矣何以

知其然也西周之地絕長補余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

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

名為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

以周為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

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警

之夫虎肉臊其不利身

索隱曰謂虎以爪牙爲身也

人猶攻

之也若使澤中之鹿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

索隱曰攻易而利大也。正義曰野澤之麋蒙衣虎皮人之攻取必萬倍於虎也。晉楚伐周收祭器其猶乘鹿

蒙虎皮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誅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

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

索隱曰謂九鼎也

吞三

翻六翼以高世主

索隱曰翻亦作翻同音歷三翻六翼亦謂九鼎空足曰翻六翼即六耳翼

近耳旁事具小爾雅

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

矣於是楚計輟不行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

北地予秦

正義曰謂割房金均三州及漢水之北與秦

二十年秦將白起拔

我西陵

徐廣曰屬江夏。正義曰括云西陵故城在黃州黃山西

元二十一年秦

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

徐

曰年表云拔郢

陵名後爲縣屬南郡

正義曰括地志云城

志云城楚襄王

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

黔中郡二十三年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

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爲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萬

人助三晉伐燕復與秦平而太子爲質於秦楚也

徒侍太子以秦三十六年頃襄王病太子立歸秋頃襄

王卒太子熊元代立

索隱曰系本作完

是爲考烈王考烈王以

左徒爲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考烈王元年納州于秦

以平

徐廣曰南郡有州陵縣

是時楚益弱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

楚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年至新中

索隱曰趙地無其名字誤鉅鹿有新

市中當爲市也。正義曰新中相州安陽縣

魏寧新中邑秦莊文王拔之更名安陽

七秦兵去

徐廣曰年表云六年春中君救趙十年徙於距陽

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

申君弔祠于秦十六年秦莊襄王卒秦王趙政立二十

二年與諸侯共伐秦不利而六從東徙都壽春

正其春在南

壽州壽春縣是也

命曰郢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李

園殺春申君幽王三年秦魏伐楚秦相呂不韋卒九年

秦滅韓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是爲哀王哀王立

二月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爲王

是歲秦虜趙王遷王負芻元年燕大六丹使荆軻刺秦

王二年秦使將軍伐楚大破楚軍于徐城三年秦滅魏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蘄而殺將軍項燕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爲楚郡云

孫檢曰秦虜楚王負芻滅去楚名以楚地爲三郡。索隱曰裴注頗引孫檢不知其人本末蓋齊人也。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斃死于申亥之家爲天下笑操行之下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棄疾以亂立發淫秦文甚乎哉幾再亡國

索隱曰幾音祁

索隱述贊曰

鬻熊之嗣

周封於楚

僻在荆蠻

蕞路監縲

又通而霸

僭號曰武

文既代申

成亦赦許

子圉篡嫡

商臣殺父

天禍未悔

憑姦自怙

昭匡奔亡

懷迫囚虜

頌襄考烈

祚衰南土

楚世家第十

史記四十

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

史記四十一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

正義曰禹為夏

周朝

四方羣臣封有功爵有德崩而葬焉至少東怨兩迹宗廟祭祀之絕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餘賀循會稽記云少康其少子曰於越越國之稱始此越而夏后帝少絕記云無餘都會稽山南故越城是也

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

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

正義曰輿地志云於

殺至周敬王時有越侯夫譚子曰允常拓土始大允常稱王春秋此為子號為於越杜注云於語發聲也

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踐王長為

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伐越越王勾踐

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卡

觀之越因亂

擊吳師吳師敗於檇李

杜預曰檇李城也

蘇南有檇李

十四年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太子夫差曰必毋忘

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

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

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

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

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

杜預曰夫椒在吳郡吳縣太湖中椒山是

也。索隱曰夫音符其音焦。水又作澱音澱。澱山是

在椒山。澱山。又賈逵

元年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

會稽

隱曰鄒誕云保山曰棲猶鳥棲於木以避

吳王欲圍

之越王謂范蠡曰

正義曰會稽與錄云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將軍也

側儻負俗文益爲宛令遣吏謁才

人生有此病種笑曰吾聞上

識內懷獨見之明外有不知

知也駕車而往蠡避之後知種之必來謂謂凡嫂曰今

日有客願假衣冠有頗種至抵

掌而談考人觀者聳聽之矣

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爲

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

天與也言持滿不溢

與天同道故天與之

定傾者與人

功故人與之節事者以地

主有定傾之

語以作與此以亦與義也

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

曰卑作言辭厚遺亦實不許

事之如市賈貨易以利益是

勾踐曰諾乃

令大夫種行成於吳

索隱曰

也一云大夫

也求和於吳也。正義曰吳越者大夫種姓文名

種字子禽荆平王時爲宛令之三戶之望范蠡從人賣

躡而吠之從史怨文種慙令人引衣而郭之文哩曰無

郭也吾聞犬之所吠者人今吾到此有聖人之行而

求之來至於此且人身而犬吠者謂我是人也乃下車拜蠡不爲禮

膝行頓首曰君王亡

臣勾踐使倍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爲臣妻爲妾

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

以報勾踐勾踐泣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

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青冑行言之索隱曰問行

猶微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

白國語云越飾美女二嚭愛乃見大夫種於吳種頓

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勾

踐將盡殺其妻孥燔其寶器五不

言也隱

曰言悉五千人觸戰或有餘只者故區計

亦相當對之名又下云無只傷君王之所愛乎是有當

則傷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勾踐

賢者種蠡良臣若友國將爲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子

而歸勾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

繫夏臺文王囚羗里晉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其二三

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爲福乎吳既以越越王勾踐反國

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亦

亦嘗膽也曰

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

不加肉衣不

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甲死

徐廣曰甲一作葬

與百

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

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

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爲質於吳

索隱曰越大夫也國語作諾

鄂二歲而吳歸蠡爲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欲

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

索隱曰逢姓同名故楚有逢伯是也

國新流云

今乃復殷始繕飾備利兵以

建懼

則難必至且馬馬之

擊也必匿其心今夫吳兵加齊

名高天

下實崇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不經齊

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無戰是歲運其兵三國

伐之越承其弊不可克也勾踐曰善 二年吳三將伐齊

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衣樂此

人不死必爲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癩也索隱

曰疥癩音介抄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索隱

曰在魯哀十一年虜齊高國以歸索隱曰國惠子高昭子讓子胥子胥曰

王母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

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箕粟以卜其事請箕吳王欲

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必喜子胥言曰王不

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與子胥爭越

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
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
備伍員必爲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
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
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鏹劍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公
而父霸索隱曰而汝也我又立若索隱曰若亦汝也若初欲分吳
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
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取置吳東門以觀越兵
入也索隱曰馬語云吳王濞曰以下成大於是吳任嚭
夫得見吳盛以鸚夷投之下

政居二年勾踐召范蠡曰吾已殺子胥導諛者無可乎

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

索隱曰按春秋哀十三年

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

索隱曰按春秋左氏傳太子名

文勾踐復問范蠡蠡曰可於乃發習流二千

索隱曰虞書云流宥

五刑按流放之罪人使之習戰任爲卒伍有二千人也。正義曰謂先慣習流利戰陣死者二千人也。教

士四萬人

索隱曰謂所教練之兵也故孔子六千人子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也

君子六千人

韋昭曰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也。虞翻曰言君養之如子。索隱曰君子謂君所

子養有恩惠者又按左氏楚沈尹戌帥都君子以濟師杜預曰都君子諸都邑之士有復除者國語云王以私

卒君子六千人也。諸御千人伐吳。索隱曰諸御謂諸理事。吳師

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于黃池懼天

下聞之乃祕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

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敝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樓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真翻曰吳大夫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莖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莖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性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為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弃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

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言不忍

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真翻曰執事蠡自謂

也使者去不者且得罪真用曰我為子得罪○索隱曰

文謂使者宜速去不去真翻注蓋依國語之文今案此

且得罪於越義亦通 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

人謂吳王曰吾置王角東君自家杜預曰角東會稽勾

索隱曰吳語云與之夫婦三百是也 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

殺乃蔽其面正義曰今之面衣是其遺象也越絕云吳

有知吾數見伍子胥公孫聖以為無知吾死生者越王

則解綬以溷其目遂伏劍而死慎音覓顧野王云大巾

也 曰吾無面以見子存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

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

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豚命為伯勾踐已去渡淮

南以淮上地與楚

楚世家曰越滅吳而不能正歸吳所

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

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索隱曰越在盛衰少康之後地遠國小春秋之初未通上

國國史既微畧無此系故紀年稱爲於粵子據此文范

勾踐平吳之後周元王始命爲伯後遂磨而稱王也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

狗烹

徐廣曰狡一作郊

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

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譏種且作亂

越王乃賜種劔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

正義曰越絕云九術一曰尊天

車冠二曰重財幣以遺其君三曰遺敵粟藥以空其邦四曰遺之好美以榮其志五曰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

臺以及其財以破其力六曰貴其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強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邦家富而備器利九曰堅曰利兵以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我從先王

試之種遂自殺勾踐卒

索隱曰紀年云晉出公十年一月於粵子勾踐卒是爲吳

子王麴與立

索隱曰麴音石與音餘按紀年云於粵子勾踐卒次死即立六年卒樂資云越語謂

鹿鄂爲

王麴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

索隱曰紀年云不壽立十

年見殺是爲音

子主翁立王翁卒

索隱曰紀年於粵子朱勾三十四年滅滕

姑次朱勾立

子主翳立王翳卒子主之侯立

索隱曰紀

年去翳三十三年遷于吳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諸咎弒其君翳十月粵殺諸咎粵諸人立乎錯枝爲君明年

大夫寺區定粵亂立初無余之十二年寺區弟思弒其君奔安次無顛立無顛八年覺是爲焚燭卯故莊子云

越人三弒其君子搜患之逃于丹穴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樂資云號曰無顛蓋無顛後乃次無疆

也則王之侯
即無余之也

王之侯卒子主無彊立

索隱曰蓋無類之弟也音其良天

王無彊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彊當楚威

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

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為不伐楚者為不得晉也韓魏

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

正義曰葉陽

式步又今許州葉縣陽翟河陽翟縣也二邑此時魏亦

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

正義曰陳今陳州也上蔡今豫州上蔡邑縣也

二邑此有萬魏與楚六牙交境

故二晉之事越也

正義曰言

魏皆伐楚恐二國為楚所危也

不至於覆軍殺將焉汗之力不效

韓魏與楚隣今令越合於二晉而伐楚

所重

於得晉者何也
正義曰從不至已下此長齊使者重難越王

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況于攻城圍邑

乎正義曰頓刃築營壘也接兵戰也越王言韓魏之事越猶不至頓刃接兵而况更有攻城圍邑韓魏始服

乎言豈秦齊而故事越也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

地以聚營郊之境索隱曰南陽在齊之西界莒之西也常邑名蓋田文所封之邑郊故郊國

二邑皆齊則方城之外不南正義曰方城山在許州葉之南地

豫州等言魏兵在大梁之下楚方城之兵不得南伐越也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酈

宋胡之地徐廣曰胡國今之汝陰也宋胡作宗胡宗胡邑名南陽楚之西南是也

胡姓之宗因以名邑杜預云故陰縣北有故胡城是也

○正義曰酈音攤括地志云商洛縣則古商國城也荆

州圖副云鄧州內鄉縣東七里於村即於中地也桂地

志又云鄧州內鄉縣楚邑也故酈縣在鄧州新城縣西

比三十里按商於析酈夏路以左徐廣曰蓋謂江夏之

在商鄧二州界縣邑也

夏路以左徐廣曰蓋謂江夏之

為江夏非也劉氏云楚適諸夏路出方城入向北行以
西為左故云夏路以左其意為得也○正義曰括地志
云故長城在郢州內鄒縣東七十五里南入獲縣北定
翼望山無土之如累石為楚固襄王控霸南土爭強中
國多築列城於北方以適華夏號為方城按此說劉不
氏為得云邑徒衆少不足備秦曉武二関之道也

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

正義曰江南洪饒等州春秋時為楚

東境也泗上徐州春秋時楚北境也二境並與越隣言不足當伐越

則齊秦韓魏得志於

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獲之不此之為而頓
刃於河山之間以為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
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
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
不自知越之過是自論也

齊隱曰言越王知晉之失不自
知越之過猶人眼能見豪

毛而目不見其睫故謂之目論也

王所待於晉者非其汗馬之力也又

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

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

徐張曰一作北面曲沃○正義曰括地志云曲沃故城在陝縣西三十二里於中在鄧州內鄉縣東七里爾時

曲沃屬魏於中屬秦於中以至無徐廣曰無一作西假之關者

三千七百里正義曰按無假之關當在江南長沙之西北也言從曲沃於中西至漢中邑巫黔中

千餘里不備秦魯也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正義曰魯兗州也齊密州莒縣邑南

至回上也南陽鄧州也時屬韓也言楚又備此三國也分散有大此者乎分有大此者乎且

五之所求者鬪晉楚也晉楚不鬪越兵不起是知二五

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

史記卷之九

復雠龐長沙楚之粟也

徐廣曰龐一作龐○正義曰復

復雠敵楚之四邑龐長沙竟陵澤也龐長沙出粟之地

竟陵澤出林木之地此邑近長沙潭衡之境越若窺兵

西通無假之閑則西邑不得北上貢於楚之郢都矣戰

國時永鄉衡潭岳鄂江洪饒並是東南境屬楚也袁吉

處撫歛宣並越竟澤陵楚之材也

索隱曰劉氏曰復者

西境屬越也語聲者文勢然也則是脫况字耳雖當作犍犍邑名字

訛耳則犍龐長沙是三邑也竟澤陵當為竟陵澤言竟

之山澤出材木故楚有七澤越窺兵通無假之關

徐廣曰蓋其一也合上文為四邑也

此四邑者不上貢專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

徐廣曰

敵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

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與兵而伐之大敗越

殺王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

徐廣曰

周顯王

越世家

周顯王

周顯王

周顯王

之四十六年。○索隱曰：按紀年，粵子無類，薨後十年，楚伐徐州，無楚伐越，殺無疆之語，是無強為無類之後紀年不得。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

江南海上。

正義曰：今台州臨海縣是也。

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閩君搖。

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為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

君皆其後也。范蠡

太史公曰：王鈔論曰：蠡本南陽人，列仙傳云：蠡徐人。正義曰：吳越春秋

云：蠡字少伯，乃楚宛三戶人也。越絕云：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鳩夷，子皮在陶，為朱公。又云：居楚曰范伯，謂大夫種曰：三王則三皇之苗裔也。五伯乃五帝之末世也。天連曆紀：千一至黃帝之元，執辰破巳，霸王之氣見於地。戶伍子胥以是按弓矢于吳，王於是娶大夫種入吳，此時馮同相與成之。伍子胥在自餘，不能聞其詞。蠡曰：吳越之邦，同風共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彼為彼，我為我，及越王常與言，盡日方去。

事越王勾踐

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

取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
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
久居且勾踐爲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爲書辭勾踐曰
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
死爲此事也今旣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
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
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
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奉邑索隱曰同語云

乃會稽三百里以爲

范蠡之地奉音扶用反

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

夷子皮索隱曰范蠡自謂也蓋以吳王殺子胥而盛以

鴟夷今蠡自以有罪故爲號也韋昭云鴟夷

囊也或曰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

生牛成也產數千萬齊人間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

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父受尊名不祥

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

行以去止于陶

徐廣曰今之濟陰定陶○正義曰括地志云陶山在濟州平陰縣東三十五里

止北山之陽也今山南五里猶有朱公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

通爲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

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貨累巨萬

徐廣曰萬萬也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

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

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白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下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

索隱曰據其時代非莊周也然驗其

行事非子休而誰能信任於楚正乎。正義曰年表云周元王四年越滅吳范蠡遂去齊歸定陶後遺莊生金莊周與魏惠王周元王同時從周元王四年至齊宣王元年一百三十年此莊生非莊子曰至則進千金于壯生所聽其所為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耶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

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
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
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
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
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
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
知其意以爲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其星
宿其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爲奈何莊生曰
獨以德爲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
使使者封三錢之府

國語曰周景王時將鑄大錢賈陸
說云上真可久商周金幣中三等或赤或

白或黃黃爲上幣銅錢爲下幣韋昭曰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貨貨物通財用也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

與而行然則三品之來古而然矣

楚貴人驚告朱公長

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

暮王使使封之

或曰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者錢幣至重慮人或逆知有赦盜竊之所以封錢

府備盜竊稱也僕靈帝時何內張成能候風角知將有赦教子殺人捕得七日赦出此其類也朱公長

男以爲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奔莊生無所爲也乃

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爲事

弟弟今譏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

若自入至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

生著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其星事王言

欲以脩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
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
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
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立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
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
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
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
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徐廣曰狡
一作郊
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者前日吾所爲欲遣
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

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

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張華曰陶朱公冢在南部華容縣西樹碑云是越之范蠡也。

正義曰盛弘之荊州記云荊州華容縣西有陶朱公冢樹碑云是越范蠡范蠡本死三戶人與又種俱入越吳亡後自適齊而終陶朱公登仙未聞葬此所由括地志云陶朱公冢也又云濟州平陰縣東三十里陶山南五里有陶公冢并止於陶山之陽按葬處有三未詳其處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

徐廣曰漸者亦引進通導之意也字或且然

定九州至于今諸夏文安及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

疆吳此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

徐廣曰勾踐可一作王

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

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索隱述贊曰

越祖少康

至于允常

其子始霸

與吳爭疆

攜李之役

闔閭見傷

會稽之恥

勾踐欲當

種誘以利

蠶桑其良

折節下士

致膽思嘗

卒復讎寇

遂殄吳疆

後不量力

滅於無疆

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

史記四十一